

泰國研究

編主泰毓陳

0092

北方紀年史中的宋加綠(二) 陳毓泰

(四)「披耶隆霄向其弟昭勒特表示，中國君主不來幫助創立紀元，究屬何因；吾兄弟倆還是出去把中國君主帶來作爲吾人的奴役！」繼此則敘述披耶隆霄其弟趁帆船赴中國，中國君主攝於威勢，派員接入京華，親出招待，並賜公主妻披耶隆霄，對切龍軍爲二，尾端給公主，拍隆霄拍蘇早妃(Si-yao-see)趁船，以及昭勒特，華人不下五百名爲隨員，航行約一個月抵薩察那萊城；由當時起，即有華人製造陶器。

關於拍隆赴中國事，無證據可查；赴中國，實際上亦復可能，並無若何困難；不過據說此去，原因是關於不來幫助創立紀元，這似乎說不過去。赴中國的目的，必另有其因在。蓋當時的中國，秦族認爲係繁榮的先進國家，拍隆此去純在考察中國四繁榮以及行政狀況，以便引用於泰國罷了。(譯者註)

譯者註：關於拍隆赴中國事，係指遠古台第三世，羅摩坎亨而言。依泰國史籍所載，王赴中國共兩次，其最後一次，且帶有華籍陶器匠回來，泰國之有陶器製，亦始於此時；照彼日爲一泰史之父一的丹隆親王的考定，羅摩坎亨兩次赴中國，其一在佛曆一八三七年，其一則在佛曆一八四三年，時滿爲元朝。

(五)「披耶隆霄遣城(Si-yao-see)，備有公主，而無太子，披耶隆霄遣城臣民特奏請昭勒特太子繼其業，並延續子嗣，以中斷頭級拍昭阿命王乃准昭勒特太子偕同前往，並着昭拍蘇早太子與拍蘇早妃守城。」這位昭拍蘇早太子，從未出現過，可是由中國歸來後始露出頭角。「若弟昭拍蘇早太子立宮于城外；昭拍蘇早太子和昭勒特太子，相親相愛，時相見，且不許偕同入宮朝見。」這樣說來，拍蘇早太子，究竟是拍阿命助之呢，還是拍蘇早妃之？全不明白。惟無論如何，必非常信任，這才令其守城。至于披耶隆親自護其其，與瑪伽公于結婚後，即返

(六)「當時的披耶隆非常頑皮，喜賭弄攤及放紙鸞，全不以爲己身

係貴爲一國之主，每幸遊各處，皆單獨微行。王對各項經典大有造詣，說死就死，使生就生，猶如土遁的真臘人化成頑石，不能出土，亦是自王座靈顯的言詞，蓋王前世嘗修有重大的陰德。由於王的神威，中國君主賜予華麗的宮殿。雖七天滴水不入口，王亦無任何感覺。在這一段的敘述看來，尤爲顯然，寫作者胡亂予以擬成，以致首尾不連貫。同是一個人，具有着兩重品格，喜賭喜玩，類似土棍；相反地又是一個具有各種神威的人。這也許是迷信邪術，而使人相信人頤神化了，和我們這時代無異。要是這樣的話，則與所說的：「自從真心布施守戒以來」發生抵觸了。在新自中國歸來，在仍未護送拍勒特太子北上以前，拍隆仍是一位品行端肅的人；然而由披耶隆遠城歸來，即開始賭博及放紙鸞。這種行動，如加以深究，不就是北上後心情受了刺戟的嗎？倘照着上面所述的事態看來，似乎是不可能；因創立紀元期間，拍隆既是五十歲了。這麼大年紀的人，大概不會那樣易受刺戟吧！至於土遁真臘人化石事，亦和用竹塞盛水的拍隆相混着。依北方紀年史所載，創立紀元的拍隆是另一人，所以土遁真臘人會兩次化石嗎？

(七)非僅如此，拍隆的放紙鸞，還造成了嚴重的事態。那就是線斷，紙落飄落於東武。的宮殿頂。拍隆跟紙鸞而抵東武城。比至晚間，即潛入宮內與東武公主通。這還不夠，在上宮殿頂取紙鸞時，着令披耶東武站在下面，拍隆踏上其肩，仍然探手不到紙鸞，結果升一級地踏上披耶東武的頭上。這種事態，事實上等於頑皮的兒童的行狀。所以後來披耶東武下令剖腹取腸盛以金盤，派使者送還，確有點切當。不過這種行狀，亦和第六項一樣受到反駁。拍隆的行狀，全不切合于五十歲人所應有的行狀。拍隆在東武城所造成之嚴重事態，很像拍隆和不天城披耶岩狂王(Mu-ang-see)妃發生曖昧的事態相似，結果須請出昌萊城披耶孟萊王(Mu-ang-see)任調停，這在被耶巴查吉所著的「唐那迦史」(第七十頁)有敘述及。因此懷疑是同一件事，但所下的年代不對罷了。

(八)「追拍隆抵薩察那萊城，受后及宮妃朝見後，即脫去袍服，並召昭拍蘇早太子朝見，傳諭稱：「朕將出浴，如無歸來，則另立披耶代替。」昭拍蘇早太子不，就禪，以爲戲言。王赴城中央的映水沐浴，即告失踪，時爲佛曆二零零年，披耶隆遂爲崩。一關於披耶隆崩斃事，作者深信必有其事；明言之，必有一位薩察那萊王溺斃，但非是創立紀元的那一位。這無須根據他書加以反駁，祇須把北方紀年史所載的加以互証即夠。拍隆在創立紀元時，年屆五十歲，時爲佛曆一零零零年。溺斃時爲佛曆二零零零年，所以拍隆最少亦有二百五十歲，這無須說明，是否可能了。其實說拍隆在創立紀元時年五十歲，已錯誤了。依薩察那萊城的算者所示的預言：一星期四，一月，初六，巳年，第二句，將獲得蚊子爲君，時爲佛涅槃後五百年。一繼後即敘述到算者預言應驗了。據此創立紀元時，拍隆不是五十歲，而是五百歲了。(說是五十歲，也許是抄寫時所誤植)

